

## 福城星谱

## 以音乐为媒，做家乡最深情的「歌颂者」

□ 通讯员 邓生祥



今年春节以来,《火火闹新春》《汝城故事》等歌曲唱响汝城大街小巷,营造出浓郁的年味。最近,应时应景的《油菜花开》又火爆传播,为美丽乡村与田园风光增添了动人韵律……

谁能想到,这些广为传唱的歌曲,歌词都是汝城县本土音乐爱好者何君明一手创作的。仅春节前后,他便接连推出十余首歌曲,全网播放量近千万人次。

何君明,出生于汝城县卢阳镇益道村。该村邻近“千年古县”汝城县核心区域及“湘南起义策源地”红色文化地标。受多元文化浸润与祖辈家风熏陶,他自幼便痴迷诗词、楹联,坚持拜师学艺,潜心研修,功底日渐见长。参加工作后,因单位改制,他毅然下海经商,创办湖南卓亮建设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事业发展势头良好。

何君明的歌词梦源于多年前的一场文化采风。那年,一个广东省文化采风团走进汝城。已是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的何君明全程陪同讲解家乡人文历史。当他拿出一首诗词作品交流品鉴时,不料被采风团成员极力建议将其改编成歌曲。不久后,由专业人士编曲、配乐、制作合成,歌曲正式问世,引发热烈反响。

“从文字诗词变成流淌的旋律,既提升了传播力和影响力,又宣传了家乡,一举多得,让我彻底爱上了歌词创作。”何君明坦言,小试牛刀的成功,点燃了他的音乐梦想。此后,他将公司日常事务交由团队打理,仅在洽谈、签约等重要环节亲自把关,把大量时间与精力投入歌词创作中。“就像着了魔一样,半夜来了灵感,就立刻披衣起床,逐字逐句记录下来。”何君明说,哪怕在天寒地冻的冬天,只要灵感一来,他便不顾寒冷直奔书桌,伏案创作。

艺术源于生活,灵感来自脚下。多年来,何君明作为汝城县音乐家协会主席,不仅带领团队走进文旅景区、乡村田野,开展文艺采风,还常常独自四处走访、采风创作,踏遍全县村村寨寨,经常是裤腿高挽、双脚沾满泥巴。

如今,何君明已是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会员、郴州市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他以原创作词为根基,累计创作了80多首歌词,涵盖红歌、村歌、校歌、赞歌、文旅歌、公益歌等多个品类,成绩瞩目。2022年,由其作词的《红色故土 大美郴州》获郴州旅游形象宣传“四个最美”征集活动一等奖。2023年,由其作词的《沙洲的风》获“湘”约现代化”新时代新湖南新形象系列歌曲创作推广工程一等奖。

众多作品中,何君明对2021年创作的《湘之南 红之南》倾注心血最多。他说,为了让该作品更具感染力与震撼力,他在完成歌词创作后,邀请资深军旅作曲家向东谱曲,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亚洲爱乐团配乐,黑鸭子合唱团和声,力求完美呈现。“打造这首歌,各项投入逾10万元,是我单曲成本最高的一首。歌曲一经推出便广为传唱,好评如潮,得到各级领导与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何君明欣慰地说。

传播好声音、唱响主旋律,何君明目前在歌词创作和歌曲制作上累计自费投入已达200多万元。“我是从汝城走出来的建筑商,理当扛起社会责任,彰显社会担当。能用一技之长,当好家乡‘作词人’,提升家乡知名度、助力文旅发展,我备感骄傲和自豪。”何君明说。

继《油菜花开》后,何君明又创作了《人间这一趟》等新作,以歌词吐露心声:“岁月如歌轻轻唱,这一趟无憾;回望来时路,万家灯火依然温暖。”

## 音乐人档案

**何君明:** 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会员、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郴州市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汝城县音乐家协会主席。

**获奖情况:** 郴州市旅游形象宣传“四个最美”征集活动一等奖、“湘”约现代化”新时代新湖南新形象系列歌曲创作推广工程一等奖。

**歌词代表作:** 《情歌飞过九龙江》《汝城美》《沙洲的风》等。



木雕《桃园三结义》(方志敏作)

## 永远的书香

□ 陈岳

郴州人把读书看得很重,几千年如此。或许有相当数量的人热衷读书是有功利考量的。我以为这不能算坏心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实可看作读书人的励志之辞嘛。看过一则消息说现今西北一个经济落后县的高考升学率一直在全省名列前茅,学生、家长、老师的共识是“考出去”。谁硬要讲这种目标“不崇高”,那就随他讲吧。种种利己且不损人的利益考量激励一代代读书人废寝忘食,琅琅书声在郴州大地诚如和谐天籁。我的一位临武籍朋友曾给我讲过一个在他家乡流传甚久的故事,听到一半时,我执意要站起来听。朋友不解,问我何故。我答:“这样的故事应当站着听。”

故事是这样的:

某乡某公家有三儿一女(大儿12岁,幺女6岁)。

一日,某公叫儿女们拈阄,二儿(10岁)拈到“读书”阄。某公对众儿女们说:“老二去读书。其余跟我在乡下作田。老二读了书,回来教我们认字、识数。家里穷,从今天起,每餐从鼎锅里舀一筒米出来,放到大瓮里存起,年底给老二交学费。”

从喉咙里抠出粮食来缴学费,为的是“认字、识数”。这就是郴州人祖先于读书的世世代代的不解追求。无独有偶,我在2010年10月号的《青年文摘》中“摘”到这样一篇名为《坚守》的短文,大意如下:

抗战时期,中华书局学徒喻建章与同事困守井冈山山下遂川县城中华书局书库。当时长沙、衡阳等地已沦陷,桂东、汝城等湖南边区学校图书供应困难,郴州乡民越过罗霄山脉,从山区小道赶来。来的人是一批挑着小竹篓、戴着草帽斗笠的农民,来时挑着笋

干、香菇、木耳等山货。他们将山货抛售后,就立即赶到书库,个个拿出一张纸写的购书单(是一所不同学校的购书单),详列着根据学生具体人数购买的各种书的数目……战时物资匮乏,江西的“洋货”比湖南多,他们贩“洋货”回去可以赚钱,但是挑夫们宁可挑不赚钱的课本回去,而舍弃“洋货”不办。他们说:“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我们那里的老师们等着为学生上课啊!”这就是农民朴素的觉悟。

彼时郴地山民居地偏远,贫穷困顿,然于读书,却个个觉悟很高。这种对读书求知的“朴素的觉悟”,经千百年盈室书香、绕梁书声熏陶濡染,已然溶入山民血液中。

读书与生命同在!郴州满地漫溢的是永远的书香。郴州人读书,读出了大境界:有功利,读;无功利,读;不晓得功利为何物,照样读!

清明时节,我还在家乡扫墓时,就收到了何泗忠同学的微信。他告知我,《且行且思》已出版,让我把地址发给他,以便第一时间寄给我。

回到郴城,这部洋洋洒洒三十七万字的大部头已摆上案头,油墨香混着纸张的温润。我先读序言、结语、目录,再挑选了部分章节浏览。借此机会,也重读了2021年写下的那篇小文。字里行间的描摹,如今读来仍觉真切,当年落笔时,已道尽他的赤诚与坚守;若今日重写,不过是添几分岁月沉淀的感慨,难改其核心骨。

在同窗一众人里,何泗忠始终是一抹独特的亮色。同学中宦海沉浮者有之,腰缠万贯者亦有之,可论及学术影响,论及对教育事业的赤诚,无人能出其右。中学教师、正高职称、创立学派、全国宣讲,这般成就,当年确是未曾预料到。他貌不惊人,学历也非顶尖,起步更无坦途可依,何以在半生之后,仍能攀越新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答案,藏在他46岁那年的第二次创业里。

2009年,他以二十五岁工龄,临近知天命的年纪,却毅然奔赴深圳,换一方天地,启一段新程。新的环境,新的平台,没有消磨他的锐气,反倒催生出不懈的动力。此后数年,他步履不停,在三尺讲台上深耕,在学术领域里求索,一步步攀上旁人难及的高峰。巧的是,我也是那年正团职转业,却渐渐安于现状,少了几分闯劲与执着。若非2019年开始笔力写作,成为一名散文作家,那就更有难以言说的惭愧。

如今,同窗大多已解甲归田,步入退休岁月。回望这漫漫人生路,有人起点颇高,却终因懈怠归于平淡;有人出身平凡,却以坚持为笔,绘就不凡人生。若要将这代人的经历凝练成箴言,赠予后人,我想,唯有“认准目标,锲而不舍”八字。正如当年的高考作文,掘井漫画所显示的寓意:人生如掘井,只要肯在一处坚持深挖,哪怕是沙漠,终能觅得清泉;若是浅尝辄止,四处开挖,只会一事无成。

活到这个年纪,不断收到故友寄来的心血之作。因精力有限,难以逐字研读,更难一一落笔写读后感。但我记得何泗忠这部书,却值得年轻人格外用心去品读。它不是一本简单的文集,更是一部浓缩的人生传记,是他半生从教的学术精粹,是他对教育、对人生、对时代的思考与回响。书里的文字,字字真诚,有些段落,落笔生花,带着直抵人心的感染力,读来便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何泗忠,一生看淡世俗浮华,只为三尺讲台倾注心血。他以半生坚守,活成了教育者的模样,也活成了我心中的榜样。讲台之上,他是传道授业的良师;人生途中,他是锲而不舍的行者。这样的人,不愧是同窗的骄傲,更是后来者的引路人。

愿这部《且行且思》能被更多人捧在掌心,读懂一份坚守,感悟一份初心。

## 且读且思 同行同往

□ 吴从惠

## 紫云英

□ 百夫长

春日,冰雪消融,河水渐涨,村东头的那条小河,在和煦春风里苏醒过来,一路欢歌,蜿蜒向北。同小河一道苏醒的,还有河畔大片的农田。旷野里,金黄灿烂的油菜花、姹紫嫣红的紫云英,得了春的讯息,渐次开放,一笔一笔,数日间便将故乡渲染得色彩斑斓。

在家乡,紫云英又被唤作草籽花。譬如人之称呼,有大名、小名之分。紫云英是大名,听来像一位侠女,英气逼人,侠肝义胆;草籽花是小名,听来更像一个小顽童,天真可爱,淳朴自然。

少时,每当紫云英盛开的季节,我总按捺不住满心欢喜,与小伙伴们一起冲向那片紫云英的花海,在花丛中追逐嬉戏,打几个滚,翻几个跟头,累了,就躺在花海里,做一个五颜六色的梦。然而,现实并不如想象的那般美好。平日里,除了上学,我还要干许多家务活,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玩。更多的时候,我与紫云英的亲密接触,是因为母亲交予我的一项家务活——打猪草。

数日前的夜里,家里那头养了快一年的黑母猪终于下崽了。看着那十多头粉嘟嘟的小猪崽,父母喜上眉梢。父亲对我说:“等把这些猪崽养大点,留下两头自己喂,其他的全卖了,好给你们兄弟三个交学费。”在我们那个小村庄,只有我们家有三个男娃,也只有我们家,没有孩子辍学。我当然知道父母供我们上学的辛苦。当时听了父亲的话,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黑母猪生崽后,胃口大了许多。以前,我只需两天割一篓猪草,如今,母亲让我每天都要割一篓。如此,我可以用于玩耍的时间就更少了。

那天放学后,我正在为去哪里打猪草犯愁。母亲说:“你爸在七斗丘种的草籽开花了,你去那里割吧,记得早点回来。”“嗯!”听了母亲的话,我这才欢快地起来,先去偏屋取来竹篓,又找来一把镰刀,然后向着村东头走去。

七斗丘在村东头小河边。我们家一共五块田,除了家门口那块旱地,另外四块水田都在村东头,分别是七斗丘、九斗丘、上曾家田、下曾家田。在这四块水田里,只有七斗丘种了紫云英,其余的要么种着油菜,要么正冬闲休耕。

快到七斗丘时,我远远地就望到了那一大片紫云英花海。一朵朵紫红色的小花,在翠绿茎叶的衬托下,显得那么绚烂夺目。一阵微风吹过,花浪随风荡漾,牵动着我的心弦。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我飞快地奔向那片紫色海洋,丢下竹篓,径直跑了进去。天空湛蓝如洗,周遭寂静无声,我慢慢闭上双眼,想象着自己正躺在万顷碧波之上。

脑海里,忽然想起前一天刚看完的《平凡的世界》。那本书是正在县上读高三的大哥带回来的,我只用一天一晚就看完了。小说中,同为农家子弟的孙少平为了生活不懈奋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大哥回校前对我说的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徘徊。他说:“农村娃只有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天,我一个人躺在花海里,想了好久好久,直到暮色四合,才匆匆爬起来,割了一篓紫云英回家。

此后一个多月,每天放学后,我都要先去七斗丘割上一篓紫云英。直到有一天,我看到父亲正在七斗丘耕田。田里蓄满了水,犁铧划过之处,紫云英纷纷被翻埋进泥土里。那些紫红色的小精灵,就此结束了短暂的一生。我知道,这是紫云英的宿命,它们作为肥料而存在,最终要为土地奉献自己。

如今,故乡已经很少有人种紫云英。当年爱种紫云英的人早已不在了,当年喜欢紫云英的少年,也在大学毕业离开故乡去了南方。每当春暖花开之时,想起那些有紫云英相伴的日子,心中便有一股暖意渐渐漫上心头。

## 听取异乡蛙鸣

□ 陈志龙

月光终究是看不见的。给汽车充电返回的路上,走到郴县路旁的花坛边时,忽然传来几声蛙鸣。寥寥数响,显得格外单薄,像是喊了一嗓子便累得够呛,歇了许久,才又勉强叫上一声。听着实在无趣得很。

可这却是异乡中难得的一片蛙鸣,我还是驻足了。

“呱……”

一声嘹亮鸣响,和着夜色,有些单调。月亮似乎读懂了我内心的想法,它悄悄探出头来,凝望着我。忽然,在蛙鸣声落下时,“嗖”的一下,一辆小汽车飞驰而过,与蛙鸣交相应和。一个简短的音符从我耳边掠过,可我不懂乐理,无法在纸上留存下这个一闪而过的音符。

“呱……呱呱!”

远处草丛中也传来一两声蛙鸣,显然是在应答着前蛙。随着附和声起,两只蛙像是找到了知己一般,你一嗓子我一嗓子地号叫着,全然没把我这路人放在眼里。呱呱的蛙鸣声听得我心痒痒的。我冒出了一个念头——伸手扒开草丛,跟这个静寂夜晚下的陌生朋友打个招呼。可我的手却像被施了法术一般,无法动弹。因为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说:“扒开你就真的能看见鸣叫的蛙了吗?”紧接着又一个声音响起:“你能认清这异乡的蛙鸣吗?万一扒开后看见的是你从未见过的品种,又该如何?”声音刚落,又有一个声音前来阻止:“你见到了它又如何,它不可能带给你记忆中的那片蛙鸣了。”

记忆中的蛙鸣,是最好听的音乐会,那是数十年前的一次盛夏夜晚听过的蛙鸣。那时候,一个小孩伏坐在木刻纹路的桌前,长条桌上随意地摆放着课本、文具等学习用品。小孩正在抄写生字,每个生字都要在田字格本上抄写一行。还有好几个生字没有抄写,窗外的蛙鸣声却是一阵又一阵地催促着。小孩越写越烦躁,往录音

机里塞了一盘音乐磁带,耳机里响起音乐声,与外界的蛙鸣声旋律并不相和。一连写错好几个生字,本子被透明胶带粘得破了好几个洞,本就不太美观的生字本此时更加狼狈不堪了。蛙鸣声越来越响,小孩真是恨不得往周围的农田都洒一遍除虫的农药才好。月色皎洁,内心却难以平静。

我的手始终没扒开那片草丛。断续清冷的蛙鸣声却戛然而止。我的手定了定,还是插回了衣兜,我没有这个勇气与这只蛙见上一面。

我还想再听一听这蛙鸣。等了好一会儿,远处的那一只才“呱”了一声,声音特别短,短得我还来不及听清,它就结束了。我心想这两只蛙怕是已经发现我了吧。我悄悄地蹲了下来,食指立在嘴边轻轻地“嘘”了一声。

“呱……呱呱……”

太好了,这两只蛙并没有走,它们就好像歌剧表演中场休息换曲目一样。这次它们准备的曲子更加婉转,呱呱几声,你喊一嗓子,我嚎一下,玩得好不热闹。

可热闹总归是它们的,我的腿都蹲麻了,也没能迎来一场盛大的交响乐。汽车呼啸而过,刺啦划破天际的声儿大吵大吵了,夜色中的静寂一下子就被打碎了。

我起身,数十年前那一夜宏伟的音乐,在这里是听不到的了。鸣鸣作响的汽车奔腾而过,而我也跨过了长长的斑马线。“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再见,蛙友,尽管你的音乐很单薄,却也自有和音;再见,记忆里的夏夜音乐会,即便不再重现,也曾真切地响过。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渐渐淡去,融进夜色里。那些来不及说再见的时光,就安放在青砖瓦缝间吧,几盏路灯次第熄灭,而我心里,还留着一声轻轻的蛙鸣。